



PL
2690
S3
1644
v. 9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二十五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叅訂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

曹操假病吉乎以藥藥之而不死不知其假也周郎這病孔明以不藥藥之而得生獨識其真也北軍之病病在畏水龐統鎮以金而平其水至水症乎而火症發則水不能制矣周郎之病病在男風孔明順其氣而疏其風使寒風息而溫風生則風適爲用矣病若周郎人所莫識醫如孔明亦世所罕聞吾嘗讀易觀風火之爲家人火風之爲鼎竊以爲可與赤壁之戰相況也惟孫劉合爲一家而鼎足之形成孫之合于劉亦如火之合于風風因火力而風愈揚火藉風力而火乃烈瑜之不可無亮猶亮之不可無瑜耳

孔明之祭風其孔明之用兵平仗劍登壇號令嚴肅彷彿與命將相似按二十八宿與六十四卦彷彿與布陣相似下一層以青紅黑白分列四方旗幟彷彿與四路奇兵相似中一層又以五色間雜分布八方彷彿與八路奇兵相似上一層以四人分左右兩翼又彷彿與兩隊奇兵相似雖未用兵而有同于用兵者只一百二十人不異千軍萬馬之勢其視彼八十三萬大軍不啻如腐草敗葦摧而折之真不費力矣寫周卽用兵不于旣戰時寫之正于將戰未戰時寫之一寫其東風未發之前各處打點各人准備秣馬勵兵治舟束甲未戰而已勃勃乎有欲戰之勢一寫其東風旣發之後諸將聽令各軍赴敵按部分班星馳電走將戰而已森森然有必勝之形蓋用兵之勝決之於將戰未戰之時而不待于旣戰之後也若但觀其戰不過某人射某人于水中某人欲某人于馬下而已又何以見其東土氣之壯而周卽兵畧之善哉

周郎赤壁一戰未調破曹操之兵而先調取孔明之兵以水陸十二隊分取八十三萬人而獨以兩隊當孔明一人蓋以孔明一人爲大敵又在八十三萬人之上也乃八十三萬人可勝而孔明終不可勝忌其不可勝而欲殺之人以病周郎之刻知其不可勝而強欲殺之吾以笑周郎之愚

赤壁之火不自赤壁始也其下種在二回之前矣以大江爲竈以赤壁爲爐而黃蓋其擔柴者也闕澤其送炭者也龐統其添油者也况更有蔣幹之乞薪于人以佐其炊二蔡之採樵于外以資其爨者乎殆乎孔明執扇而從之周瑜因人而熱之而風伯施威祝融憑怒又其後事云周郎調兵分作兩段諸葛調兵亦分作兩段如周郎于調兵之先另一孔明而孔明亦于調兵之後別命雲長是也然周郎既不知立德之當結又不知孔明之不死則不知人而亦不知天孔明既知曹操之不死

而又知雲長之必釋則能知天而更能知人由是觀之則周郎之不及孔明也遠甚

寫風寫火此卷可謂奇矣而定謀之初則機密之至周郎命各書一字于掌中孔明亦暗寫一方于紙上而不知紙上之風風之始也掌上之火火之原也從來燎原之威必始于炎炎細土囊之口必始于青蘋之末其猶此夫

此卷寫風之將來有無數曲折寫風之既至又有無數點染所云曲折者如孔明上壇三次下壇三次並無動靜是也又如等到天晚不見風起周瑜疑惑言此時安得有東風是也又如等到三更先聽風聲響出帳視之旗帶忽飄西北是也又如周瑜嘆詫爲異而曹操一邊見之又以爲一陽初生偶亦有之不足爲奇是也所云點染者如丁奉徐盛迎風而走守壇將士當風而立是也又如趙雲扯蓬其船如飛小校望見

遠帆忽而孔明已到是也又如曹操見月射波浪金蛇萬道是也又如
黃蓋隔二里放火又如風聲正大不聽得弓絲響是也至於此卷有風
却於前卷先寫霧於後卷又寫雨其餘寫月寫星寫雲不一而足俱與
風相映射吾嘗嘆今之善畫者能畫花畫雪畫日可獨不能畫風今獨
七星壇一篇而如見乎丹青矣

却說周瑜立於山頂觀望良久忽然望後而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左右
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盡皆愕然相顧曰江北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
爭都督如此儻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忙差人申報吳侯一面求醫調治
此軍求醫周却說魯肅見周瑜臥病心中憂悶來見孔明言周瑜卒病之
瑜亦求醫事孔明曰公以為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
之病亮亦能醫此軍之病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即請孔
瑜之病必須孔明治之明同去看病肅先入見周瑜瑜以被蒙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勢若何魯肅
是真

問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餌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

下肅曰適來去望孔明言能醫都督之病見在帳外煩來醫治何如瑜命

請入教左右扶起坐於床止孔明曰連日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孔明

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

乎病一語道着心瑜聞失色乃作咄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

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

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痊可都是隱語妙至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

以言挑之曰欲得氣順當服何藥大家借病說啞謎孔明笑曰亮有一方

便教都督氣順此等順氣方諒用不着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索紙筆屏

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直是四句藥性

歌恐叔和脈訣萬病同春未必有此奇方寫畢遞與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此等病源近世瑜

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其索以實情告之乃笑曰

先生已知我病源將用何藥治之事在危急望即賜教特求急孔明曰亮

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八門遁曰天書可以呼風喚雨雲從龍風從虎孔明

虎矣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建一臺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

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幡圍繞亮於臺上作法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

都督用兵何如病貴驅風今反以風治病蓋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

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日前不可遲緩不欲遲而多但願速而孔明

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如何周以甲子與紂

之戰歲同瑜聞言大喜躍然而起只因其風肆好傳令差五百精壯軍

士往南屏山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聽候使令孔明辭別出帳與

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今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東南巽地與

其未與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其是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

東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氏房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

女虛危室壁作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婁胃昂畢觜參踞白虎之

成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張翼轸成朱雀之狀前卷曹操調兵用五色旗號以按五方今

孔明祭風亦用四方旗號第二層週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八

位而立曹操調兵以黑白青紅列臺下四面而以黃旗立于中層前後又復映射

上一層用四人各人戴東髮冠穿皂羅袍鳳衣博帶朱履方裙前左立一

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雞羽爲葆以招風信前右立一人手執長竿竿上

繫七星號帶以表風色後左立一人捧寶劍後右立一人捧香爐曹操調

陸二處孔明祭風分上中下三層曹操于水軍五隊旱軍四隊之外又添

設雨隊孔明于二十八宿之十四卦之上又設立四人前後又相映射

坑下二十四人各持旌旗寶蓋大戟長戈黃旄白鉞朱幡皂纛環遶四面

第一層用四人第二層六十四人第三層三十八人今又加以二十四人

怡好是一百二十人之數看他謫度井外不亂參差有法或按八方或按
七星雖一百二十人之勢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披道
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不之瀟灑
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映人謹

調兵儘亮所祈無應不可有怪反說一句愈顯下文之奇魯肅別去孔明囑付守壇將

士不許壇進方位噯不許交頭接耳噯不許失口亂言噯不許失驚打怪

噯如違令者斬噯孔明築壇祭風與韓眾皆領命孔明緩步登壇觀瞻

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歇令軍士更替

吃飯孔明一日上壇三次下壇三次却並不見有東南風先反寫一句妙且說周

瑜請玉曰有今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寫周瑜

聲勢一面關報孫權接應妙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船頭密布大

釘船頭裝載蘆葦乾柴灌以魚油上鋪硫黃焰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

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號令

又寫黃蓋一面准甘寧闕澤窩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

竿登岸妙週圍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又寫

分周密十分聲勢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

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又寫徐權一面等瑜即差魯肅通告各部下官兵

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櫓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違誤即安

軍法又寫魯肅傳令遍眾兵將得令一個個磨拳擦掌准備廝殺又寫之

之如倍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再反寫一句以見下文之奇

此不能學七星壇上下半夜之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

得東南風乎再借周瑜口中極力反寫一句以見下文之奇肅曰吾

料孔明必不謬談將近三更時分忽聽風聲大旗旛轉動瑜出帳看時旗

脚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將寫風起先寫警聲次瑜駭然曰此人

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却

兇生他日之憂纔借得風來便欲殺借風之人周即可急喚帳前護軍校

尉丁奉徐盛二將各帶一百人徐盛從江內去了奉從旱路去都到南屏

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拏住諸葛亮便行斬首將首級來請功未調各路破曹操之

兵先調兩路殺孔明之兵周郎之視孔明重於曹操為于八十三一大兵也。今日道士來得雨來便要謝將孔明借得風來周郎却以斬首為謝將可發

一笑二將領命徐盛下船一百刀斧手蕩間棹槳丁奉上馬一百弓弩

手各跨征騎往南屏山來讀書至此為孔於路不迎着東南風起火處寫

風不于無火處寫風則疎夫今去殺孔明初不賴

風一而于此處開寫一句正見故事筆法之一

後人有詩曰

七星壇上臥龍登

一夜東風江水騰

不是孔明施妙計周郎安得逞才能

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又寫一句丁奉下馬提劍上

壇不見孔明先生將亦化慌問守壇將士答曰恰纔下壇去了周瑜旱路

丁奉忙下壇尋時徐盛船已到二人聚於汙邊小卒報曰昨晚一隻快船

停在前面灘口適間却見孔明披髮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周瑜水路丁

奉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徐盛教棹起滿帆搶風而使遙望前船不遠

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軍師休去都督有請讀書至此又只見孔明立

於船尾大笑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一暫回夏口異日再容相見寫得

孔明從容不迫的是妙人徐盛曰請暫少住有緊話說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

我必來加害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將軍不必追趕第一次不說破第二次方纔說破妙甚一

徐盛見前船無蓬妙只顧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大叫

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令時來接軍師你如何來追趕本待一箭射死

你來顯得兩家失子和氣教你知我手段孔明妙在第二次方說破趙言

不箭到處射斷徐盛船上蓬索那蓬墮蔣不水其船便橫趙雲却教自己

船上拽起滿帆更妙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士之不及不是寫蓬是寫風既

歸夏口可未岸上丁奉與徐盛船近岸言曰諸葛亮神機妙算人不可及

一事兩用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又將前吾等只索回

報便了於是二人回見周瑜言孔明頭先約趙雲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

此人如此多謀使吾曉夜不安矣周瑜第一次調撥雨路軍出去而丁徐二人空身來見又故成功是曹操可勝

八十三萬大兵可勝而孔明一人必不可勝也魯肅曰且待破曹之後却再圖之瑜從其言此處

孔明一邊以下單敘周郎調撥之事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勦并降卒沿南岸

而走只打北軍旗號直取烏林地而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

為號第一隊旱路火軍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只蔡和蔡中二人分作兩處用之妙甚

第二喚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肥接應之

兵就逼曹兵放火為號只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第二隊旱路火軍這兩隊

兵最遠先發又總敘一頓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焚燒曹

操寨柵第三隊旱路火軍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直截彝陵界首只看烏林火起

以兵應之第四隊旱路火軍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直取漢陽從漢川殺奔曹操

寨中看白旗接應第五隊旱路火軍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盡打白旗往漢陽接

應董襲第六隊旱路火軍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又總敘一頓却令黃蓋安排火

船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以上先調旱路放火之車此處一面撥

却是永路先鋒第一個放火的

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為下文黃蓋下小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

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將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

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擺列火船二十隻將永路火軍四隊一齊周

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徐盛丁奉為左右護衛以上旱軍六隊永

亦是六隊其是十二隊與前卷曹操永軍五隊旱軍六隊正復相對只留魯肅與關澤及眾謀士子寨程普

見周瑜調軍有法甚相敬服前文映合却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

差陸遜為先鋒直抵蘄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為後應此處寫孫權又是兩

嚴整有法隱然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灼南屏山舉號旗各各准備停當只

等黃昏舉動甲子日夜半有風至乙丑日黃昏發話分兩頭且說劉立德

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忽見一隊船到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聽消息玄

德請上敵樓坐定說東南風起多時子龍去接孔明至今不見到吾心甚

憂小校遙指樊口港上一帆風送扁舟來到必軍師也遙指而便到是玄

德與劉琦下樓迎接須臾船到須臾亦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

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不說上項事正

事也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謂

趙雲曰子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徑取烏林小路揀樹本蘆葦密處埋伏

第一隊亦取烏林與周瑜相合今夜四更以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算定四更則非

等他軍馬過就半中間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盡絕也殺一半第二隊早

說捉不得曹操正為下文開公伏筆雲曰烏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荊州不知向

那條路來孔明曰南郡勢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後大軍投許昌而

去料如雲領討去了又喚張飛曰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截斷彝陵這條

路去葫蘆合口埋伏第二隊亦取彝陵與周瑜相合曹操不敢走南彝陸必望北彝陵去

來日雨過必然來埋鍋造飯預知有再更非只見烟起便就山邊放起火

來雖然不捉得曹操翼德這場功料也不小第二隊早路火軍又說捉

飛領計去了又喚糜竺糜芳劉封三人各駕船隻遶江勦擒敗軍奪取

器械第一隊承軍

三人領計去了孔明起身謂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最

為緊要公子便請回率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操一敗必有逃來者就而

擒之却不可輕離城郭

第二隊水軍

劉琦便辭玄德孔明去了孔明謂玄德曰

主公可於樊口屯兵凭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

前遣過兩路旱軍兩路水軍却

於此處故作一頓獨留一隊旱軍

時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睬

本要重用他却反不

在後與前周瑜調撥大是不同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睬他却不

妙他雲長忍耐不住乃高聲曰關某目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嘗落後

今日逢大敵軍師却不委用此是何意待關公自問妙甚無此孔明笑曰

雲長勿怪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要緊的隘口怎奈有些違碍處不敢

教去不即說出妙甚無此雲長曰有何違碍願即見諭孔明曰昔日曹操

待足下甚厚足下當有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言公必放者不是放之使不雲長曰軍師

好心多當日曹操果是重得某某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報過他

了今日撞見豈肯輕放前既情激此又辨孔明曰倘若放了時却如何雲

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如此立下文書雲長便與了軍令狀此寫開雲長

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如何孔明曰我亦與你軍令狀此寫孔明之智雲長

大喜孔明曰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

曹操來周即既以火逐之孔明又以火迎之雲長曰曹操望見烟知有埋

伏如何肯來孔明笑曰豈不聞兵法虛虛實實之論操雖能用兵只此可

以瞞過他也他見烟起將謂虛張聲勢必然投這條路來奇絕將軍休得

容情前既留難此又切雲長領了將令引關平周倉并五百校刀手拔華

容道埋伏去了孔明調撥至此方完玄德曰吾弟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

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不惟孔明料之孔明曰亮夜觀乾象操賊

未合身亡留這人情教雲長做了亦是美事孔明既知玄德曰先生神算

第一十一回

卷二十五

世所罕及孔明遂與立德往樊口看周瑜用兵留孫乾簡雍守城

此俗謬所云雲

端裏看却說曹操在大寨中與眾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

甚緊程昱人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隄防

程昱亦其精細

操笑曰冬至一

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為怪

若曹操見風而驚便不奇矣正妙在處之泰然乃見後文之出其不

意也軍士忽報添便一隻小船來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急喚入其人呈上

書書中訖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周瑜

差蓋巡哨已有方便好反殺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只在今晚二更船上插

青龍牙旗者即糧船也

火船當精紅旗而用青旗者何也口木生火也操大也曹軍黃旗居中而以青旗勝之木尅土也

喜遂與眾將來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旗船到且說江東天色向晚周瑜

喚出蔡和令軍上縛倒和叫無罪喻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吾今缺少

福物祭旗願倚你首

給遂前人佔已令注東拜賜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祭旗情狀又利曹操饒來和

家關澤竹軍亦曾與謀

一笑

喻曰此乃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無及瑜令

扶至江邊營寨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

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提利刀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

順風望赤壁進發周瑜既獻了酒三杯黃蓋便去燒順風紙矣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操在

中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偏有閒筆寫月寫波以點

勢染風操迎風大笑自以為得志此時老奸尚在夢中忽一軍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

幔使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上書先鋒黃

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

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扎軍未嘗無人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船必穩

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可惜

不操省悟有曹操大笑乃見下文之奇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

上頗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

立於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任眾軍齊叫快下了

蓬言未絕弓絃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受了十萬枝箭後

上大亂各自奔回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

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烟焰張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萬

猛風猛船猛人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方見連

妙隔江砲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

地適纔見萬道金蛇此時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烟火黃蓋跳在小船

上皆後數人駕舟冒烟突水來尋曹操操見勢急方欲跳上岸忽張遼駕

一小脚船扶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前以五十隻小船為往來

救命張遼與數十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

是曹操乃催船速進手提利刀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

聲張遼拈弓搭箭觀着黃蓋去近一箭射去此時風聲正大黃蓋在火光

中那裏聽得弓絃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正寫曹操被火忽寫黃蓋落水

人能至此不得不
急欲看後文也

正是

火厄盛時遭水厄

梅瑨愈後患金瘡

未知黃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

凡計之中人必度彼之爲何如人而後中之則未有不中者也又度彼之料我爲何如人而後中之則又未有不中者也彼方自以爲智而我卽中之以其智則正迎乎彼之意中彼方料我之智而我反中之以我之愚則又出乎彼之意外如孔明之料曹操於華容是也夫舉火于此而伏兵於彼則智人之所爲而爲彼之所知舉火在此而伏兵卽在此此愚人之所爲而爲彼之不及料操固熟知有兵家虛實之法而又熟知孔明之知有兵家虛實之法此其所以爲孔明之所中與或疑關公之於操何以欲殺之於許田而不殺之於華容曰許田之欲

殺忠也華容之不殺義也順逆不分不可以爲忠恩怨不明不可以爲義如關公者忠可干霄義亦貫日真千古一人

懷惠者小人之情報德者烈士之志雖其人之大奸大惡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彼能不害我而以國士遇我是卽我之知己也我殺我之知己此在無意氣丈夫則然豈血性男子所宜爲乎使關公當日以公義滅私恩曰吾爲朝廷斬賊吾爲天下除兇其誰曰不宜而公之心以爲他人殺之則義獨我殺之則不義故寧死而有所不忍耳曹操可以釋陳宮而不釋關公可以殺曹操而不殺是關公之正異於曹操蔡邕哭董卓而王允罪之關公釋曹操而孔明諒之則孔明之見高於王允矣孔明旣知關公之不殺操則華容之役何不以翼德子龍當之曰孔明知天者也天未欲殺操則雖當之以翼德子龍必無成功故孔明之使關公者所以成關公之義而其不使翼德子龍者亦以掩翼德子龍之

短也然則則公之習操非公釋之而孔明釋之又非孔明釋之而實天
釋之耳

前回寫江中之火此回寫岸上之火前回止寫周郎之火此回續寫孔
明之火前回是寫帆櫓之風此回是寫林木之風前回是寫孔明之以
風助火此回是寫孔明之以火繼風而至於風止火息之後又有風之
餘勢火之餘威以點綴之於風之後而遇雨火之後而見烟烟與雨正
風與火之餘也且其後文又有與前文相反者夜甲盡溼又當燥之以
風軍士乏食火當炊之以火蓋卽一回之中而前之風爲害後之風爲
利前之火爲讐後之火又爲恩云

操之習水戰而鑿池於北方其名則玄武也其象則習坎也而龐統進
之以勾陳周郎則應之以朱雀孔明當之以重巽周郎則應之以重離
至於走彝陵奔華容則又爲蜃蛇之驚白虎之凶明夷之於行不食旅

人之先笑後號矣

曹操於舟中舞槊之時既大笑今在華容敗走之前又大笑前之笑是得意後之笑是強顏前之笑是適已後之笑是罵人前之笑既樂極生悲後之笑又非苦中得樂前之笑與後之笑都是無處千古而下又當笑其所笑

曹操前哭典韋而後哭郭嘉哭雖同而所以哭則異哭典韋之哭所以感眾將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眾謀士也前之哭勝似賞後之哭勝似罰不謂奸雄眼淚既可作錢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愛

却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救得曹操登岸尋着馬匹走時軍已大

亂舍大舟就小舟又舍水路

亂奔旱路寫一時倉忙之甚

韓當冒火突烟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道

後梢舵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細聽但聞高叫公義救我當曰此黃

公獲也急救起見黃蓋負箭着傷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韓當急爲
脫去溼衣用刀剗出箭頭扯旗東之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先令別船
送回大寨醫治原來黃蓋深知水性故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
黃蓋苦肉于前又苦肉于後勇不避難極其忠也却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將
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先鋒
將四隊水軍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此是中火須兵
應其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者不
計其數後人有詩曰

魏吳爭鬪決雌雄

赤壁樓船一掃空

烈火初張照雲海

周郎曾此破曹公

又有一絕云

山高月小水茫茫

追嘆前朝割據忙

南土無心迎魏武

東風有意便周郎

不說江中鏖兵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一刀砍于馬

下只蔡中蔡和兩人却言兩樣殺法妙就草上放起火來第一隊早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

放十數處火接應甘寧第三隊早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呐喊第五隊第六

四下裏鼓聲大震前已寫過水軍此處寫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

內走火林字甚新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引十數騎到

韓當救黃蓋即敘在前毛玠操令軍尋路張遼指道只有烏林地而空濶

可走操徑奔烏林正走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賊休走火光中現出呂

蒙旗號在曹操眼中看出帶寫火光之盛操催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抵敵呂蒙却見前

面火把又起從山谷中擁出一軍大叫凌統在此第四隊早軍出現却曹

操肝膽皆裂忽刺斜裡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彼此混戰一

隊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

降將馬延張顗有三千北地軍馬列寨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助

恰好接着曹操鬼來了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留着護身操

得這枝生力軍馬心中稍安馬延張顗二將飛騎前行不到十里喊聲起

處一彪軍出爲首一將大呼曰吾乃東吳甘興霸也甘寧忽沒忽現分馬

延正欲交鋒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張顗挺鎗來迎寧大喝一聲顗措

手不及被寧手起一刀翻身落馬後軍飛報曹操操此時指望合肥有兵

救應不想孫權在合肥路口望見江中火光知是我軍得勝便教陸遜舉

火爲號太史慈見了與陸遜合兵一處衝殺將來又是兩路旱軍周瑜

今部于此出現操只得望彝陵而走路上撞見張郃操令斷後縱馬加鞭

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不是寫曹操脫火問曰此是何處左

右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乃於馬上仰面

大笑不止且不要笑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人單笑周

理會哭着

十一

瑜無謀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時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如之奈何

不要忙孔明已說猶未了兩邊鼓聲震響火光連天而起
前是孔明以風助火

此是孔明以火繼風驚得曹操幾乎墜馬
前孔明所撥第一隊手此出

趙子龍奉軍師將令在此等候多時了操教徐晃張郃雙

敵趙雲自已冒烟突火而去子龍不來追趕只顧搶奪旗幟曹操得脫天

色微明黑雲罩地東南風尚不息前寫風是在有火處寫
此寫風又在無火處寫

濕透衣甲可謂水火既濟操與軍士冒雨而行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村落

中劫掠糧食尋覓火種火能為利亦能為害方脫其害又求其利前則通
地是火此處却要尋覓亦火之有盛必有衰也

方欲造飯後面一軍趕到操心甚慌原來却是李典許褚保護着眾謀士

來到寫曹軍七雲八落陸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前面是那裏地面人報

一邊是南彝陵大路一邊是彝陵北山路操問那裡投南郡江陵去近軍

上取南彝陵過清潭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彝陵行至葫蘆口軍皆飢

餓行走不上馬亦困乏多有倒于路者操教前回暫歇馬上有帶得鑊鍋

的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理鍋造飯割馬肉燒吃回思

賦詩之時真所謂操坐于疎林之下仰面大笑宜哭又笑想亦眾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

諸葛亮引惹出趙子龍來又折了許多人馬恰像笑如今為何又笑操曰

吾笑諸葛亮周瑜畢竟智謀不足若是我用兵時就這個去處也埋伏一

彪軍馬以逸待勞我等縱然脫得性命也不免重傷矣彼見不到此我是

以笑之不覺忙孔明又正說間前軍後軍一齊發喊又笑出一操大驚棄

甲上馬眾軍多有不及收馬者早見四下火烟布合山口又是孔明之火

人相一軍攔開為首乃燕人翼德張橫矛立馬大叫操賊走那裏去此是

所說第二諸軍眾將見了張飛盡皆膽寒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張遼

隊山現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操先撥馬走脫諸將各

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操先撥馬走脫諸將各

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操先撥馬走脫諸將各

曰脫身張飛從後趕來操迺逃奔逃追兵漸遠回顧眾將多已帶傷正行

間軍士稟曰前面有兩條路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士

曰大路稍平却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却近五十餘里只是地窄路

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觀望回報小路山邊有數處烟起大路並無動

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處不向無火處走反向有烟處走想尚燒得不快活也諸將曰烽烟起

處必有軍馬何故反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兵書有云實則虛之虛則實

之諸葛亮多謀故使人于山僻燒烟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他却伏

兵在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計不要忙却已諸將皆曰丞相妙

算人不可及且慢遂勒兵走華容道此時人皆飢倒馬盡困乏焦頭爛額

者扶策而行中箭着鎗者勉強而走衣甲溼透個個不全此時又巴不得

軍器旗幡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趕得慌只騎得走馬鞍轡衣

報極寫曹操復恨以義操見皆拋棄正道隆冬嚴寒之時其苦何可勝言報開公釋放之義

軍停馬不進問是何故回報曰前面山僻小路因早晨下雨坑塹內積

水不流泥陷馬蹄不能前進前苦于火操大怒前大笑笑得無情叱曰軍

旅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傳下號令教老弱中傷軍

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擔土束柴搬草運蘆填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

令者斬衆軍只得都下馬就路傍砍伐竹木填塞山路操恐後軍來趕令

張遼詐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但遲慢者便斬之既死于敵之火又死于我之刀操軍幾無

矣子還操喝令人馬沿邊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

死生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斬只許自己笑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

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險峻路稍平坦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

隨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八十三萬人軍只剩得三百餘騎操催速行衆將曰馬盡乏

矣只好少歇操曰趕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揚鞭大

笑第三番又笑衆將問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

多謀以吾觀之到底は無能之輩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

縛矣

有此一句乃見下文關公之義

言未畢一聲砲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為首大將

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

又笑出一個來了今番笑出此人來不但笑不得哭亦哭不得矣

操軍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操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眾將曰人

縱然不怕馬力已乏安能復戰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忽下欺強

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義素著丞相舊日有恩於彼今只親自告之可脫

此

惟不但孔明能料雲長程昱亦能料之

操從其說即縱馬向前欠身謂雲長曰將軍別來

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

丞相便有不殺

意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為重

可謂哀鳴

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危以奉報矣今

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

今日之事君事也此庚公對孺子語耳關公效之便有不殺之意

之時還能記否

此事在白馬解圍之大丈夫以言義為重將軍不問春秋

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

公明春秋即以春秋動之小人之憐于君子必不以小人之情動

君子而必以君子之道望君子也

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

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如何不動心又見曹操惶惶皆欲垂淚一發心中不

忍妙在不忍言處寫

于是把馬頭勒回謂眾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

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眾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曹操已與眾

將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眾軍皆下馬哭拜于地雲長愈加不忍正猶豫

間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

張遼無言開公亦無言卻妙在不言外寫

長嘆一

聲並皆放去

一喝一嘆寫得有勢有情

後人有詩曰

曹瞞兵敗走華容

正與關公狹路逢

只為當初恩義重

放開金鎖走蛟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回顧所隨軍兵止有二十七騎

三百餘騎殘兵又只

剩得二

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齊明一簇人馬攔住

此處尚有火之餘威操大驚

曰吾命休矣

操之見火而驚如牛之望月而喘也

只見一羣哨馬衝到方認得是曹仁軍馬

操纔安心曹仁接着言雖知兵敗不敢遠離只得在附近迎接操曰幾與

汝不相見也于是引衆人南郡安歇隨後張遼也到謝安長之德操點將

校中傷者極多操皆令將息曹仁置酒與操解悶衆謀士俱在座操忽仰

天大慟

宜哭反笑宜笑反哭奸雄哭笑與人不

同衆謀士曰丞相于虎窟中逃難之時全無懼

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正須整頓軍馬復仇何反痛哭操曰吾

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曰哀哉奉孝

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哭死的此活的看甚●周郎知二蔡之許並非有人到江東

報去拾傷書之蔣幹有誰請到江東獻書信黃蓋之真自是有人到江東

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拾軍馬必來報仇汝可保全南郡吾有一

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急則開之依計而行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爲後文周

瑜中箭二曰合肥襄陽誰可保守操曰制州托汝管領襄陽吾已撥夏侯

惇守把合肥最為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為主將樂進李典為副將保守比

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為後文孫權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眾奔回許昌

荆州原降文武各官依舊帶回許昌調用曹仁自遣曹洪據守彝陵南郡

以防周瑜以下接敘開公却說關雲長放了曹操引軍自回此時諸路軍

馬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回夏口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空身回見立德

開公無所得其孔明正與立德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席執盃相

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除普天下之大害合宜遠接慶賀若果然

操真當酌酒相賀矣雖未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

故雨不樂回顧左右曰汝等緣何不先報雖孔明未必如此之詳而雲長

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若不肯釋曹操

操不走華容雲長曰是從那裏來關某無能因此被他走脫孔明曰單得

甚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曾拏既失其主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

何問其從

恩故意放了但既有軍令狀在此不得不按軍法遂叱武士推出斬之做好

作正是拚將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義名未知雲長性

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二十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岡序始氏評

龍霖鄒梧岡叅訂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君子觀于南郡之戰而嘆兵家勝負之不可知也曹操于方壁大敗之
後而遺計于曹仁遂使周郎于赤壁大勝之後而中箭于南郡以八十
三萬之衆不能勝瑜而一曹仁足以勝之以江口烏林之兵未嘗失利
而一南郡則失之斯已奇矣更可異者由前而觀則黃蓋之中箭爲大
勝中之小挫周瑜之中箭又爲大勝後之小挫由後而觀則曹操之算
周瑜爲大挫後之小勝曹仁之失南郡又爲小勝後之大挫夫事之難
料至于如此用兵者其何得以敗而沮勝而驕乎
讀前卷而見孫劉之合讀此卷而見孫劉之離蓋同患則相恤同利則

相爭凡人之情大抵然矣當曹操之來氣吞吳會赤壁之戰吳非爲劉實以自爲耳迨乎曹操已破北軍已還而荊州九郡劉備欲之孫權又欲之孔明欲爲立德取之周郎魯肅又欲爲孫權取之于是乃以破曹而德色于劉因以索謝而取償于荆遂致孫與劉終不得爲好相識良可嘆也

荊州之地孔明讓吳先攻而立德患之周瑜許劉後取而魯肅又患之蓋立德之不欲奪劉表不欲奪劉琮與魯肅之不欲殺立德不欲殺孔明同一仁人之心而其不欲以荊州讓人則皆仁者之智耳然立德不知孔明之已有定算魯肅不知周瑜之假做人情則智尚有所未及也可見忠厚人乖覺極乖覺處正是極忠厚處老實人使心極使心處正是極老實處

呂布在僕場開城謙曹操曹仁在南郡亦開城謙周瑜同一謙也一則

賊侵入城而燒之一則賺使入城而射之一則使人詐降而賺之一則以詐走而賺之斯則其不同者矣乃呂布使人詐降其後乃至干真降曹仁詐走其後乃至干真走是不同中又有相同處真妙事妙文

曹仁以詐走賺周瑜周瑜卽以詐死賺曹仁同一詐也而曹仁之詐是曹操之所教周瑜之詐則是周瑜之所自爲斯則其不同者矣且周瑜以詐死賺曹仁曹操亦曾以詐死賺呂布則曹仁之智不及周瑜而周瑜之智同于曹操耳乃曹操詐死未便真死而周瑜之詐則若有預兆焉周瑜假作墮馬金瘡假裂其後至于真墮馬金瘡真裂其初佯怒佯病佯死後乃至干真怒真病真死是相同中更有不同處真妙事妙文觀孔明之襲南郡其卽呂蒙襲荊州之事所由伏乎周瑜力戰而任其勞孔明安坐而享其利瑜卽欲不怒安得而不怒吳卽欲不報安得而不報然而孔明則已有辭矣孔明襲之于曹氏非襲之于東吳取東吳

之所將取非取東吳之所既取則雖同一襲而孔明之襲又大異于呂蒙之襲矣

周瑜之失南郡不當怒孔明當自怨其計之疎耳昔趙人空壁逐韓信而信先使人立赤幟于趙城令瑜當曹仁劫寨之時預伏一軍于南郡之側則何至爲子龍所襲乎始之中箭既輕進于前繼之失地又遲發于後是瑜之智始出韓信之下

當周瑜戰曹仁之時正孔明遣將取三城之時妙在周瑜一邊實寫孔明一邊虛寫又妙在趙子龍一邊在周瑜眼中實寫雲長翼德兩邊在周瑜耳中虛寫此敘事虛實之法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立德曰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

又將首卷中事一提

今雲

長雖犯法不忍違却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孔明方纔饒了

兩入先自說通

此時却一個做

且說周瑜收軍點將各各敘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行

發付渡江大船三軍遂進兵攻取南郡前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

居中瑜正與眾商議進征之策忽報劉立德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瑜命

請入乾施禮畢言主公待命乾拜謝都督大德有薄禮上獻劉謝孫係

問曰立德在何處乾答曰見移兵屯油江口瑜驚曰孔明亦在油江否此

吃驚誰知後來還要吃驚乾曰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瑜曰足下先回某親來相謝也

劉謝孫謝周郎之火孫瑜收了禮物發付孫乾光回肅曰却纔都督為何

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用了許

多錢糧目下南郡反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就現成知後文偏須放

着周瑜不死誰知後來就見肅曰當用何策退之瑜曰吾自去和他說話

好便好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須放著孔肅曰某願同往

于是瑜與魯肅引三千輕騎徑投油江口來先說孫乾同見立德言周瑜

將親來相謝立德乃問孔明曰來意若何孔明笑曰那裡為這些薄禮肯

來相謝止為南郡而來似一個乖玄德曰他若提兵來何以待之孔明曰他

來便可如此如此應答須知下文玄德之言遂于汕江口擺開戰船上列

着軍馬入報周瑜魯肅引兵到來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瑜見軍勢雄

壯心甚不安須結果劉備不得行至營門外立得孔明迎入帳中各敘禮畢設宴

相待玄德舉酒致謝慶兵之事酒至數巡瑜曰豫州移兵在此莫非有取

南郡之意否只得出來玄德曰聞都督欲取南郡故來相助欲知乃是玄德

來相若都督不取備必取之妙瑜笑曰吾東吳久欲進兵漢江今南郡已

在掌中如何不取只怕挫玄德曰勝負不可預定曹操臨歸令曹仁守南

郡等處必有奇計暗照連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督不能取耳反激一

甚妙瑜曰吾若取不得那時任從公取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為證都督休

悔絕一句魯肅躊躇未對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孔明曰都

督此言甚是公論尤襄東吳去取皆不下王公取之有何不可惡甚瑜與

肅別立德孔明上馬而去立德問孔明曰却縱先生教備如此回答雖

一時說了展轉尋思于理未然我今孤窮一身無置足之地欲得南郡權

且容身若先教周瑜收了城池已屬東吳矣却如何得住此向不要荆州

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荆州主公不聽應劉表病時今日却

想那甚立德曰前為景升之地故不忍取今為曹操之地理合取之孔明

曰不須主公憂慮儘着周瑜去廝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立德

曹操先取而後取之孔明是讓周郎先取而後取之第未識如何早晚便得高坐令人不測立德曰計將安出孔明曰

只須如此如此妙在此處不敘明却于後文始見立德大喜只在江口屯紮按兵不動却

說周瑜魯肅回寨肅曰都督如何亦許立德取南郡思魯肅瑜曰吾彈

指可得南郡穩了落得虛做人情誰知後來却實做了人情隨問帳下將上誰敢先

取南郡一人應聲而出乃蔣欽也瑜曰汝為先鋒徐盛丁奉為副將撥五

千精銳軍馬先渡江吾隨後引兵接應且謂曹仁在南郡分付曹洪守彝

陵以為犄角之勢人報吳兵已渡漢江仁曰堅守勿戰為上若終能堅守則不至于失

矣驍騎牛金奮然進曰兵臨城下而不出戰是怯也况吾兵新敗正當重

振銳氣照應赤壁之事其願借精兵五百決一死戰仁從之令牛金引五百軍出

戰丁奉縱馬來迎約戰四五合奉詐敗牛金引軍追趕入陣奉指揮眾軍

一裹圍牛金于陣中金左右衝突不能得出曹仁在城上望見牛金困在

垓心遂披甲上馬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奮力揮刀殺入吳陣徐盛迎

戰不能抵當曹仁殺到垓心救出牛金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不能得出

遂伏翻身殺入救出重圍寫曹仁如此之勇以見正遇蔣欽攔路曹仁與

牛金奮力衝散丁奉徐盛將欽人點次錯落仁弟曹純亦引兵接應混殺一陣吳軍敗

走曹仁得勝而回蔣欽兵敗回見周瑜瑜怒欲斬之寫周瑜第一次失利為下文孔明張本

眾將告免瑜即點兵要親與曹仁決戰甘寧曰都督未可造次今曹仁令

魯洪據守彝陵為犄角之勢某願以精兵三千至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

南郡計亦

瑜服其論先教甘寧領三十兵攻打彝陵

為周瑜分兵如此之勞以見下文之勝不

易早有細作報知曹仁仁與陳矯商議矯曰彝陵有失南郡亦不可守矣

宜速救之仁遂令曹純與牛金暗地引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

令洪出城誘敵

將為南郡棄城誘敵先有

甘寧引兵至彝陵洪出與甘寧

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敗走寧奪了

彝陵至黃昏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

相合圍了彝陵

為周瑜第二次失利為下文忽孔明張本

探馬飛報周瑜說甘寧困于彝陵城

中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若分兵去救

倘曹仁引兵來襲奈何呂蒙曰甘興霸乃江東大將豈可不救瑜曰吾欲

自往救之但留何人在此代當吾任蒙曰留凌公續當之蒙為前驅都督

斷後不須十日必奏凱歌瑜曰未知凌公續肯暫代吾任否凌統曰若十

日為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勝其任矣

又為周瑜代兵如此之勝不易瑜大喜遂

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即日起大兵投彝陵來蒙謂瑜曰彝陵南僻小路取

道

南郡極便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以斷其路彼軍若敗必走此路馬不能行必棄馬而走吾可得其馬也

得馬之利恐不足
實後文失地之辱

瑜從之差軍去訖大

兵將至彝陵瑜問誰可突圍而入以救甘寧周泰願往卽時綽刀縱馬直殺入曹軍之中徑到城下甘寧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泰言都督自提

兵至寧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準備內應

又寫周瑜分兵如此之
勞以見下文之勝不易却說曹

洪曹純牛金聞周瑜兵將至先使人往南郡報知曹仁一面分兵拒敵及

吳兵至曹仁迎之比及交鋒日寧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四下

掩殺曹洪曹純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却被亂柴塞道馬不能行盡皆棄

馬而走吳兵得馬五百餘匹

兩次失
纔得一

勝利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正遇曹

仁軍來救彝陵兩軍接着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曹仁回城中與

衆商議曹洪曰目今失了彝陵勢已危急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

危

此處妙

曹仁曰女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

平明大小軍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分三門而出却說
周瑜救出甘寧陳兵于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亭觀看只
見女牆邊虛插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此是曹操錦
囊之計以詐
走賺周瑜也方在赤壁真走之後又教曹仁瑜暗忖曹仁必先催蒲走路
詐走之法有赤壁之真故不疑南郡之詐耳瑜暗忖曹仁必先催蒲走路
遂下將臺號令分布兩軍為左右翼如前軍得勝只顧向前追趕直待鳴
金方許退兵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取城對陣鼓声响處曹洪出馬
搦戰瑜自平門旗下使韓當出馬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
仁自出接戰周泰縱馬相迎關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詐敗以周瑜麾
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
北而走妙竟似韓當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無人
遂令眾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加鞭直入甕城陳矯在
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策如神一声梆子响

兩邊弓弩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的都攔入陷坑內周瑜急勒馬回時

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馬前受他十萬枝箭此牛金從城中殺出

來捉周瑜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吳兵自相踐踏落塹

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仁曹洪分兵兩路殺回吳兵大敗幸得凌統

引一軍從刺斜裏殺來敵住曹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敗軍回寨

寫周瑜第三次失利丁徐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鉄鉗子

拔出箭頭將金瘡藥敷掩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寫周瑜受如此之創

本醫者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冲激其瘡伏發伏後程

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引軍來搦戰程普按兵不動

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戰程普恐瑜生氣不敢報知至第三日

牛金直至寨門外叫罵聲聲只道要捉周瑜既被射又被罵以程普與眾

商議欲暫見退兵回見吳侯却再理會此處文勢作一頓正應却說周瑜

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却不見眾將來稟
曰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呐喊前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眾將入帳
問曰何處鼓樂呐喊眾將曰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欺我也吾已知曹
兵常來寨前辱罵程德謀既同掌兵權何故坐視遂命人請程普入帳問
之普曰吾見公瑾病瘡醫者言勿觸怒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等
不戰主意若何普曰眾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箭瘡平伏再作區處
瑜聽罷于床上奮然躍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于戰場以馬革裹尸
還幸也豈可為我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乎語亦壯言訖即披甲上馬寫周瑜如此之勇以見下文諸軍眾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望見曹兵已布成
陣勢曹仁自立馬于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必橫天再不敢正
觀我兵馬猶未絕瑜從羣騎內突然出口曹仁匹夫見周即否妙甚曹軍
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眾將曰可大罵之眾軍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

潘璋出戰未及交鋒周瑜忽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于馬下

有此假然以引下文真怒

曹兵衝來眾將向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程普問曰都督

貴體若何瑜密謂普曰此吾之計也普曰計將安出瑜曰吾身本無甚痛

楚吾所以爲此者欲令曹仁知我病危必然欺敵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

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吾却于四下埋伏以應之則曹仁可

一鼓而擒也

寫周瑜費如此之計爲下文怒孔明張本

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

眾軍大驚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挂孝

赤壁江邊一片紅

南郡城外一片白

真紅假白

正復相對却說曹仁在城中與眾商議言周瑜怒氣衝發金瘡崩裂以致

口中噴血墜于馬下不久必亡正論間忽報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

中間亦有一人原是曹兵被虜過去的妙在卽用其人曹仁忙喚入問之軍士曰

今日周瑜陣前金瘡破裂歸寨卽死今眾將皆已挂孝舉哀我等因受程

普之辱故特歸降更報此事曹仁大喜隨卽商議今晚更去劫寨奪周瑜

之屍斬其首級遂赴許都不能殺活周郎則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誤

曹仁遂令牛金為先鋒自為中軍曹洪曹純為合後只留陳矯領些少軍

士守城其餘軍兵盡起為下文孔明拏伏筆初更後出城徑投周瑜大寨來到

寨門不見一人但見虛插旗鏑而已情知中計急忙退軍四下砲聲齊發

東邊韓當蔣欽殺來西邊周泰潘璋殺來南邊徐盛丁奉殺來北邊陳武

呂蒙殺來曹兵大敗三路軍皆被衝散以四面敵三路寫諸將如此勞苦功高又為下文孔明張本

尾不能相救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正遇曹洪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

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响變纔又引一軍攔住去路截殺一陣

曹仁引軍斜斜而走又遇甘寧大殺一陣四路之後又有兩路寫諸將如此勞苦功高又為下文孔明

曹仁不敢回南郡徑投襄陽大路而行吳軍趕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

收住眾軍徑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

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一向忙了這幾時周瑜大怒便

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瑜命且回軍商議使甘寧引數千軍馬徑取荊州

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却再取南郡未遲正分撥間忽然探馬

急來報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

郝教張飛襲了荊州荊州一路又一探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

葛亮差人賁兵符詐稱曹仁求救誘惇引兵出郝教雲長襲取了襄陽襄陽

一路亦用虛寫二處城池全不費力皆屬劉立德矣又攪敘一句取者不周瑜曰

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口中補程普曰他拏住陳矯兵符自然盡屬之矣探馬口中不

出敘事妙品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前是不正曹仁此正是幾郡城

池無我分一場辛苦為誰忙小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陽

荊州皆大業之荊州而非劉表之荊州也非劉表之荊州何必劉表之

子方可有自以爲劉表之荆州而劉表之子可有劉表同宗之弟何不可有然使孔明執此語以謝魯肅則東吳之攻我必還矣東吳攻我則我勢危曹操見我與吳之相攻而伏乘其間以圖我則我愈危故不若借劉琦以緩之緩之而彼不肯緩則以將死之劉琦暫緩之此孔明之明而熟于計也

前卷立德所取者荆州尚未半耳周瑜卽能聽魯肅之言而不攻劉備安肯不分取荆州之半而遂去乎周瑜之所以去者有吳侯之名也吳侯之所以名者有合淝之戰也人但知周瑜之戰曹仁適爲孔明取三郡之助而不知孫權之戰合淝又適爲孔明取四郡之助云

三國人才絕異而其形貌亦多有異者如大耳之立德赤面長髯之關公虎鬚環眼之翼德碧眼紫鬚之仲謀及黃鬚之曹操斯皆奇矣而又有白眉之馬良至今稱衆中之尤者必曰白眉雖然形貌未耳舜重瞳

重耳重瞳項羽亦重瞳黃巢左目亦重瞳或聖而帝或譎而霸或勇而亡或好殺而亡人之賢不賢豈在貌之異不異哉

馬良請表劉琦爲荊州牧以安衆心可見荊州之人未忘劉表其從曹操者迫于勢耳使立德于劉表耗孤之日而遂自取之則人心必不附人心不附則曹操來追而內變必作故知立德之遲于取荊州未爲失算矣或曰荊州之人旣已未忘劉表益州之人豈其不念劉璋立德不背劉表于死後而獨可奪劉璋于生前其故何與曰荊州者東吳之所必爭也宜權借劉琦以謝東吳益州則非張魯之所敢爭也不必存劉璋以謝張魯當曹操習戰立武之時未嘗須臾忘荊州也外患旣迫我何能猝定荊州之人心而消其內憂及曹操旣破張魯之後勢未暇遽窺益州也外患尚遲則孔可徐撫益州之人心而戢其內變是以荊州之事不得以益州律之劉度納降只是一番趙範納降却有兩番孔明

取零陵只是一番子龍取桂陽却有兩番那道榮之詐孔明知之而繼之以行我計妙在暗寫陳應鮑龍之詐子龍知之而殺之用其帶來之人以行我計妙在明寫卽一卷之中而前事與後事無一毫相犯前文與後文亦無一毫相犯問近日稗官能有此否

劉備取劉焉之婦而趙雲不取趙範之嫂是趙雲過于劉備矣張繡恥以其婦事曹操而趙範願以其嫂事趙雲是趙範不如張繡矣趙範之意以爲嫂伏作嫂一重親何妨更做兩重親趙雲之意以爲兄同是兄一家人豈可更作兩家事

趙範之愛子龍以爲親却是極疎子龍之怒趙範以爲疎却是極親纔通譜便令兄嫂是真以之爲兄也親也然纔通譜便令娶嫂是原不以之爲兄也疎也纔通譜便打是不認之爲弟也疎也然纔通譜便打是已認之爲弟也親也自子龍一打之後而叔真是叔嫂真是嫂弟真是弟

弟兄真是兄矣

讀子龍之事戲成數聯云太守華堂出粉面可惜莽相如負却卓王孫
佳人翠袖捧金鍾又憐美玉環不遇章節度李靖無心枉了善識人的
紅拂令公有院逢着不解事的千牛老拳一擊打断了鴛鴦仙橋美酒
三杯撮不合行雲巫峽雖非認義哥哥也似煮雲長秉燭不學多情叔
叔羞殺他曹植思甄此數聯俱堪絕倒

却說周瑜見孔明龍爭南郡又聞他襲了荆襄如何不氣真是氣殺氣傷箭瘡

半晌方甦眾將再三勸解瑜曰若不殺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氣程德

謀可助我攻打南郡定要奪還東吳謂者至此必謂下文與趙子龍廝殺也正義聞魯肅至

瑜謂之曰吾欲起兵與劉備諸葛亮共決雌雄復奪城池子敬幸助我魯

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相持尚未分成敗主公見攻合肥不下為前文補筆為後文

伏不爭自家互相吞併尚曹兵乘虛而來其勢危矣魯肅見識到底記縱

立德舊曾與曹操相厚若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如之奈何

立德自受衣帶詔後勢不復無曹操令矣然在東吳揣之何必不然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

圖見成豈不可恨風也要思量東肅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立德將理來說

他若說不通那時動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于是魯肅引徒者徑

投南郡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立德有話說雲答曰吾

主與軍師在荊州城中肅遂不入南郡徑奔荊州見旌旗整列軍容甚盛

肅暗羨曰孔明真非常人也又在魯肅眼中補寫孔明軍士報入城中說魯子敬要見

孔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講禮畢分賓主而坐茶罷肅曰吾主吳侯與

都督公瑾教某再三申意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衆名下江南實欲來圖

皇叔亦是實話幸得東吳殺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荊州九郡合當歸於東吳

今皇叔用詭計奪占荊襄使江東空費錢糧軍馬而皇叔安受其利恐於

理未順子敬之言不激不隨的是長者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亦出此言常言道

物必歸主荆襄九郡非東吳之地乃劉景升之基業吾主固景升之弟也

景升雖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荆州有何不可劉表乃東吳之仇而孔明權借劉表以謝

東吳者以子敬曾來弔劉表之後故耳肅曰若果係公子劉琦占據尚有可解今公子在江

夏須不在這裏孔明曰子敬欲見公子乎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趙雲之

公子之到荆州皆不用先敘在前此省筆之法只見兩從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琦謂肅曰病軀

不能施禮子敬勿罪屏風後乃蔡夫夫人所立魯肅吃了一驚默然無語良

久言曰公子若不在便如何一見便望他死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

若不在別有商議語甚含糊肅曰若公子不在須將城池還我東吳孔明曰

子敬之言是也胡荈提遂設宴相待宴罷肅亂出城連夜歸寨具言前事

瑜曰劉琦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他死這荆州何日得還肅曰都督放心

只在魯肅身上務要討荆襄還東吳讀此句必謂子敬定有妙策瑜曰子敬有何高見

微曰吾觀劉琦過于酒色病人膏肓見今面色羸瘦氣喘嘔血不過半年

其人必死那時往取荆州劉備須無得推故子敬別無妙策不過望劉琦死耳可發一笑周瑜

備自念氣未息忽孫權遣使至問甚妙瑜令請入使曰主公圍合肥累戰不

提幾番斃殺只用使持令都督收四大軍且撥兵赴合肥相助按此一事

周瑜只得班師回柴桑養病令程普部領戰船士卒來合肥聽孫權調用

以上按下東吳一邊却說劉立德白得荆州南郡襄陽心中大喜商議久

遠之計忽見一人上廳獻策視之乃伊籍也立德感其舊日之恩十分相

敬又將壇溪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荆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立

德曰賢士安在籍曰荆襄馬氏兄弟五人並有才名幼名謾字幼常帶

馬謖為後文其最賢者馬名良字季常伊籍前曾諫馬此又荐

馬今取荆州又得一馬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馬良之賢不

馬良相映成趣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立德遂命請之馬

良至立德優禮相待請問保守荆襄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

能久守也若白眉而遂良則今之社日生者豈盡賢人耶

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劉琦于此養病招舊人以守之即表奏公子為湘州

刺史以安民心

孔明借公子以謝東吳馬良亦借公子以安民心前後相應

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

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為根本此久遠之計也

為後文取四郡張本

立德大喜遂問

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襄

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為後立德遂用馬良為從事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

送劉琦回襄陽替雲長回荊州

照應前文

便調兵取零陵差張飛為先鋒趙雲

合後孔明立德為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

此處便是雲長守荊州預為後文伏

線

糜竺劉封守江陵却說零陵太守劉度聞立德軍馬到來乃與其子劉

賢商議賢曰父親於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我本州上將那道榮力敵

萬人可以抵對劉度遂命劉賢與那道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依

水下寨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

前是暗襲此是明攻

道榮便引軍出戰兩陣

對圓道榮出馬手使開山大斧厲聲高叫反賊安敢凌蔑竟界以見對陣

中一簇黃旗出旗關處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
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那道榮曰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萬之
眾被吾聊施小計殺得片甲不回又將赤壁汝等豈堪與我对敵我今來
招安汝等何不早降道榮大笑曰赤壁兵乃周郎之謀也干汝何事敢
來誑語不知孔明大斧竟逐孔明孔明使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道榮
直衝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忽閉忽開道榮遙望中央一簇黃旗料
是孔明乃只望黃旗而趕抹過山脚黃旗剗住忽地中央分開不見四輪
車只見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聲直取道榮乃張翼德也孔明忽張飛
道榮輪大斧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加揆馬哽走翼德隨後趕來喊聲大
震兩下伏兵齊出道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大叫認得常
山趙子龍否亦寫得道榮料敵不過又無處奔走只得下馬請降子龍縛
來寨中見立德孔明立德喝教斬首孔明急止之問道榮曰汝若與我捉

了劉賢使准你投降此處是孔明用計妙在不先說明道榮連聲願往孔明曰你用何法

捉他道榮曰軍師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調兵劫寨某為

內應約來劫寨便是許言活捉劉賢獻與軍師劉賢既擒劉度自降矣立德不信其

言孔明曰刑將軍非謬言也渾身是計却不敘明遂放道榮歸道榮得放回寨將前

事實訴劉賢賢曰如之奈何道榮曰可將計就計今夜將兵伏于寨外寨

中虛立旗旛待孔明來劫寨就而擒之已在孔明中劉賢依計當夜二更果然

有一彪軍到寨口每人各帶草把一齊放火劉賢道榮兩下殺來放火軍

便退此是孔明之計不知名讚至此必謂孔明申計矣劉賢道榮兩軍乘勢追趕了十餘里軍

皆不見怪絕劉賢道榮大驚急回本寨只見火光未滅寨中突出一將乃

張翼德也全是孔明調度妙在不先敘明劉賢叫道榮不可人寨却去劫孔明寨便了于

是伏回軍走不里里趙雲引一軍刺斜裡殺出一餘刺道榮千馬下全是

調度妙在不先敘明劉賢急撥馬奔走背後張飛趕來活捉過馬綁縛見孔明賢告

曰刑道榮教其如此實非本心也孔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

人送入城說父投降待劉賢則真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劉賢

回零陵見父劉度備述孔明之德勸父投降度從之遂于城上不起降旗

大開城門賁捧印綬出城竟投立德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仍為郡守其

子劉賢赴荊州隨車辦事子為願零陵一郡居民盡皆喜悅立德入城安

撫已畢賞勞二軍乃問眾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又馬長之言

之後便取武陵今却趙雲應曰某願往張飛奮然出曰飛亦願往二人相

爭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教子龍去張飛不服定要取孔明教拈鬚

拈着的便去又是子龍拈着張飛怒曰我並不要人相幫只獨領三千軍

去穩取城池張飛爭先後却用取武趙雲曰某也只領三千軍去如不得

城願受軍令孔明大喜責了軍令狀選三千精兵付趙雲去前是兩將隻

分斷張飛不服立德喝退趙雲領了三千人馬徑往桂陽進發早有探馬

報知桂陽太守趙範範急聚眾商議管軍校尉陳應鮑龍願領兵出戰原

來二人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陳應會使飛叉鮑龍曾射殺雙虎忽

叙陳應鮑龍二句

忙中偏有此閒爭二人自恃勇力乃對趙範曰劉備若來某二人願為前

部趙範曰我聞劉立德乃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謀關張極勇今領兵來

的趙子龍在當陽長阪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又將子龍我桂陽能有

多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便為下應曰某請出戰若擒不得趙雲那

時任太守投降不遲趙範拘不過只得應允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

早望見趙雲領軍來到陳應列成陣勢飛馬綽叉而出趙雲挺鎗出馬責

罵陳應曰吾主劉立德乃劉景升之弟今輔公子劉琦同領荊州又將前

特來撫民汝何敢迎敵陳應罵曰我等只服曹丞相豈順劉備趙雲大怒

挺鎗驟馬直取陳應應攔叉來迎兩馬相交戰到四五十合陳應料敵不過

撥馬便走趙雲追趕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用飛叉擲去被趙雲接住

回擲陳應急躲過雲馬早到將陳應活捉過馬擲于地下喝軍士綁縛

回寨敗軍四散奔走雲入寨叱陳應曰量汝焉敢敵我我今不殺汝放汝

回去說與趙範早來投降與孔明故刑道策不同陳應謝罪抱頭鼠竄回到城中對

趙範盡言其事範曰我本欲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遂叱退陳應齎捧印

綬引十數騎出城投大寨納降雲出寨迎接待以賓禮置酒共飲納了印

綬酒至數巡範曰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合是一家近日此將軍

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鄉倘得不棄結為兄弟實為萬幸今日與鄉亦作

通謂何雲大喜各敘年庚雲與範同年雲長範四個月範遂拜雲為兄二

人同鄉同年又同姓十分相得不知者讀至此必謂二趙更密至晚席散

範乱回城次日範請雲入城安民雲教軍士休動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

第一次居民執香伏道而接雲安民已畢趙範邀請入衙飲宴酒至半酣

範復邀雲入後堂深處洗盞更酌雲飲微醉範忽請出一婦人與雲把酒

突如其來出人意子龍見婦人身穿縞素縞衣素巾有傾城傾國之色誰想此時

文乃問範曰此何人也範曰家嫂樊氏也不使妻拜伯獨使子龍改容敬

之道學樊氏把盞畢範令就坐親熱之極雲謝道學之極樊氏謝道學之極歸後堂雲曰賢

弟何必煩令嫂舉盃耶範曰中間有個緣故乞兄勿阻先兄棄世已三

載正當再醮之時矣家嫂寡居終非了局弟常勸其改嫁嫂曰若得三件事兼全

之人我方嫁之第一要文武雙全名聞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儀出眾

第三要與弟兄同姓再醮婦人却如此你道天下那得有這般湊巧的樣

揀法其十揀不出來今尊兄堂堂儀表名震四海又與家兄同姓正合家嫂所言嫂

之巧則湊矣只怕若嫌家嫂貌醜願陪嫁資與將軍為妻前呼尊兄此

令兄未必肯湊正恐呼兄則有結繫世之親何如雲聞言大怒而起厲聲曰吾既與汝結

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豈可作此乱人倫之事乎趙範看得通譜為真近日

以俗好言通譜必得認真如趙雲者方趙範羞慚滿面答曰我好意相待

如何這般無禮遂目視左右有相害之意雲已覺一拳打倒趙範徑出府

門上馬出城去了不覺打媒人還範急喚陳應鮑龍商議應曰這人發怒

去了只索與他厮殺範曰但恐贏他不得鮑龍曰我兩個詐降在他軍中

太守却引兵來搦戰我二人斡陣上擒之邪道榮是被困而詐降公兩人

陳應曰必須帶些人馬龍曰五百騎足矣當夜二人引五百軍徑奔趙雲

寨來殺降雲已心知其詐寫趙雲精細遂教喚入二將到帳下說趙範欲用美

人計賺將軍趙範十無此心東吳將有只等將軍醉了扶入後堂謀殺將

頭去曹丞相處獻功如此不仁某二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于某因此投

降趙雲佯喜置酒與二人痛飲二人大醉雲乃縛于帳中擒其手下人問

之果是詐降邪道榮之詐孔明駐真明白喚雲喚五百軍人各賜酒食傳

令曰要害我者陳應鮑龍也不干眾人之事汝等聽吾號計有有重賞眾

軍拜謝將降將陳鮑二人當時斬了却教五百軍引路雲引一千軍在後

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妙在即其人城上聽時說陳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

請太守商議事務妙在即其計城上將火照看果是自家軍馬趙範急忙出城

雲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姓已定第二次入城飛報立德立德與孔明親

赴桂陽雲迎接入城推趙範于階下孔明問之範備言以嫂許嫁之事孔

明謂雲曰此亦美事公何如此雲曰趙範既與某結為兄弟今若娶其嫂

惹人唾罵一也此從兄弟起見其婦再嫁使失大節二也此從夫起見趙範初降其心

難測三也主公新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

此從君臣起見當揮拳之時已不認趙範為兄弟則當桂陽之此從君臣起見立德曰

後何妨聽軍師做媒人而子龍終不肯從是子龍之不可及也此從君臣起見立德曰

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若何雲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

無妻子乎落匕丈夫語立德曰子龍真丈夫也遂釋立德曰子龍真丈夫也遂釋

趙範仍令為桂陽太守重賞趙雲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是無

司之人不是眼紅只癸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活捉太守金旋來獻

後來偏不
是活捉

孔明大喜曰翼德要去不妨但要依一件事正是

軍師決勝

多奇策

將士爭先立戰功

未知孔明說出那一件事來且聽下文分

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二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於民評

龍霖鄒梧岡參訂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伯謀大戰張文遠

孔明取七郡之地前三郡用襲後四郡用攻而後四郡之中兩郡太守是降兩郡太守是死零陵桂陽是太守不欲戰手下人欲戰武陵長沙是太守欲戰手下人不欲戰至于雲陵與桂陽不同武陵與長沙又異求其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事之天然變幻至于如此後之作稗官者卽執筆效之安能彷彿耶

雲長不殺黃忠是好勝處不是慈悲處以爲殺墮馬之人不足爲勇故耳若認作慈悲則爲宋襄公之仁義豈所以論雲長哉設以宋襄公處此不但墮馬不殺卽不墮亦不殺何也白髮黃忠已在不禽二毛之例

也

此處有雲長義釋黃忠後復有翼德義釋嚴顏以對之此處有黃忠射
盔纓不射關公前却有趙雲射蓬緒不射徐盛以對之然關公不殺黃
忠是不便殺欲留待後殺翼德不殺嚴顏是竟不殺趙雲不殺徐盛是
本當殺姑不殺黃忠不殺關公是豈不忍殺四人各有一樣肚腸寫來
更不相犯

文章之妙有前文方于此應後文又于此伏者如魏延之獻長沙是也
前在襄陽城下大戰文聘今在長沙城上殺却韓玄是前文于此應也
孔明既死魏延乃有反漢之謀魏延初降孔明已有欲殺之志是後文
又于此伏也通觀全部雖人與事紛紛而伏應之妙則一篇如一句斯
真有數文字

黃忠者五虎將之一也于此卷方纔出各寫來亦極出色寫其刀寫其

箭猶作爲其勇耳至于不射關公知重義也敦請始出能自愛也請荅韓玄不記怨也請以劉表之姪爲郡守不忘本也不獨勇畧過人而其人品亦有不可及者與關張趙雲並列夫何愧焉

方敘玄德取四郡便接敘孫權戰合肥蓋玄德取四郡之時正孫權戰合肥之時也若不按下周瑜召去程普羣制孫權則玄德安能從容而取漢上之地故夾敘孫權一邊特爲玄德一邊發明也且孫權雖失南郡而猶能取合肥則以此之得償彼之失而索荊州之意不至于甚急耳是合肥之役不獨爲上文發明又將爲下文伏線也

周瑜破曹仁而孫權不能破張遼非獨張遼之智過于曹仁亦孫權之智不如周瑜也天下豈有一養馬之後槽而可以殺大將又豈有一小卒爲細作而可以放火開城門者乎太史慈而死于使荆郎而在軍中必不至此故凡權之所以敗皆以周郎怒氣冲激養病柴桑之故

則不但南郡之失當致怨于孔明而合肥之戰亦當歸怨于孔明耳
張遼之守合肥其真大將之才乎赤壁之戰射黃蓋以救曹操猶不過
戰將之能耳觀于此卷有大將之才三既勝而能懼是其慎也聞變而
不亂是其定也乘機以誘敵是其謀也宜其為關公之器重與惟大將
不懼大將亦惟大將能知大將于黃忠見關公之神武于張遼亦見關
公之知人

却說孔明謂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翼德

襲取武陵必須也責下軍令狀方可領兵去

趙雲軍令狀是趙雲情愿張飛軍令狀是孔明索取張

飛遂立軍令狀欣然領三千軍星夜投武陵界上來金旋聽得張飛引兵

到乃集將校整點精兵器械出城迎敵從事聳志諫曰劉立德乃大漢皇

叔仁義布于天下加之張翼德驍勇非常不可迎敵不如納降為上

此處獨與

易金旋大怒曰汝欲與賊通連為內變耶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眾官皆

告曰先斬家人于軍不利金旋乃喝退鞏志目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

張飛飛挺矛立馬大喝金旋問部將誰敢出戰眾皆畏懼莫敢出旋前此

將士而欲迎敵多見其不知量也旋自驟馬舞刀迎之張飛大喝一聲渾如巨雷金旋失

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張飛不消戰得又飛引眾軍前後掩殺金旋走至

城邊城上亂箭射下旋驚視之見鞏志立於城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

亡吾與百姓自降劉表言未畢一箭射中金旋面門墜于馬下將為黃忠之箭先寫

鞏志之射天軍士割頭獻張飛鞏志出城納降飛就令鞏志賁印綬往桂

陽見立德立德大喜遂令鞏志代金旋之職立德親至武陵安民平馳書

報雲長言翼德子龍各得一郡明桃雲長乃回書上請曰長沙尚未

取如兄長不以弟為不才教關某幹這件功勞甚好前既寫過趙雲立德

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長沙雲長既至人見

立德孔明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軍去今長沙太守

韓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乃南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黃忠字漢升

孔明口中說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劉表之姪劉磐共守長沙劉磐為後文寫

後事韓玄雖今年近六旬却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先在孔明口中雲

長去必須多帶軍馬雲長曰軍師何故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量一老

卒何足道哉關某不須用三千軍只消本部下五百名弓刀手決定斬黃

忠韓玄之首獻來麾下寫雲長好勝更自出色玄德苦擋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

手而去孔明謂立德曰雲長輕敵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立德從

之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關長沙却用孔明玄德自去與却說長沙太守

韓玄平生性急輕于殺戮眾皆惡之為後文自姓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

喚老將黃忠面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某憑這口刀這張弓一千箇來一

千箇死誇刀又誇弓為原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中言未畢階

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定活凡關某韓玄言

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立大喜遂令楊齡引軍一千飛奔出城約行五十

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楊齡挺鎗出馬立于陣前罵戰雲長大

怒更不打話飛馬舞刀直取楊齡齡挺鎗來迎不三合雲長手起刀落砍

楊齡于馬下先寫楊齡之死以反襯黃忠之勇追殺敗兵直至城下韓立聞之大驚便教

黃忠出馬立白來城上觀看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過吊橋雲長見

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

莫非黃忠否寫得關公儒雅之極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

級極其言罷兩馬交鋒聞一百餘合不分勝負寫黃忠第一日韓立恐黃忠有失鳴

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將黃忠

名不虛傳聞一百合全無破綻又在關公意中寫一黃忠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贏之

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立坐在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騎殺

過吊橋再與雲長交馬又聞五六十合勝負不分寫黃忠第二日兩軍齊聲喝采

又在衆人眼鼓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方欲用刀砍去

忽聽得腦後一聲響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掀在地下不知者

必謂黃忠死矣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喝曰我且饒你性命快換馬來廝殺此處

却寫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立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

陣故有此失立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又借韓玄口忠曰來日正戰

必然詐敗誘到弔橋邊射之立以自已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

退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他不忍殺害我我又安忍射他此處又若

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定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

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十分焦躁抖擻威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三十餘合

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拽弦響

不便射妙雲長急閃却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又不便射更妙雲長急閃又無箭

只道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弔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

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寫黃忠第三日○前是雲長義釋前面軍齊聲喊

起雲長吃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今日只射盔纓

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又在雲長意中寫一黃忠雲長領兵而退黃忠回到城上來

見韓玄立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

欺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有關通因他第二

前兩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三箭却只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

不斬汝必有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眾將欲告玄曰但告免

黃忠者便是同情不知者請至此又剛推到門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

刀殺入砍死刀手救起黃忠救得突兀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今

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此句使姚章韓玄殘暴不仁輕賢慢士當眾共殛

之願隨我者便來眾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也前四

此處伏線自襄陽趕劉玄德不着來投韓玄玄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

故屈沉于此得妙敘當日救下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袒臂一呼相從者數

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又寫忠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為兩段提頭

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大喜遂入城安撫已畢請黃忠相見忠

托病不出又寫忠雲長即使人去請立德孔明却說立德自雲長來取長沙

與孔明隨後催促人馬接應正行間青旗倒捲一鴉自北南飛連叫三聲

而去曹操鳥鵲南飛不是吉兆玄德曰此應何禍孔明就馬上袖占一

課曰長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將午時後定見分曉此今日安得有少頃見一

小校飛報前來說關將軍已得長沙郡降將黃忠魏延等主公到彼立

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事立德乃親往黃忠家相

請忠方出降又寫忠求葬韓玄屍首于長沙之東又寫忠後人有詩讚黃忠曰

將軍氣概與天參 白髮猶然困漢南 至死甘心無怨望

臨降低首尚懷慙 寶刀燦雪彰神勇 鐵騎臨風憶戰酣

千古高名應不泯

長隨孤月照湘潭

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斬之寫得突然

玄德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

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自是正論然意却不重在此吾觀

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先生不惟善卜又善相

玄德曰若斬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軍師恕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

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及取汝首級魏延喏喏

應聲而退人志殺金旋而孔明不罪之乃獨罪魏延耳黃忠荐劉表姪劉磐見

在攸縣閒居又寫黃忠玄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總殺一句玄德班師

回荆州改油江口為公安自此錢糧廣盛賢士歸之將軍馬匹散屯于隘

口以上按下文玄德一邊却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

統守漢陽郡二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肥縣來原

來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久在合肥補敘前文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

決勝負一句包着無數文字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程普兵到

孫權大喜親自出營勞軍人報魯子敬先至權乃下馬立待之正應天以子敬賜我

設肅慌忙滾鞍下馬施禮眾將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吳權請肅上馬並

轡而行密謂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未也魯肅權曰然則何如而

後為顯耶肅曰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使肅名書竹

帛始為顯矣願以其君顯非權撫掌大笑同至帳中大設飲宴犒勞鏖兵

將士商議破合肥之策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權拆書觀畢大怒曰張

遼欺吾太甚汝聞程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來日吾不用新軍赴敵看我

大戰一場冲謀乃自好勝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肥進發辰時左右軍馬

行至半途曹兵已到兩邊布成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挂出馬左宋謙右

賈華二將便方天畫戟先將戟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門旗兩開

三員將全裝慣帶立于陣前中央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進張遼縱馬當

先專搦孫權決戰權綽鎗欲自戰陣門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乃太史慈

也太史慈一向令落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曹陣

上李典謂樂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也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

軍報仇又將赤壁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刺斜裏徑取孫權如

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為得宋謙賈華急將書戰遮架刀到處兩

枚書戰齊斷更自只將戰幹望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謙綽軍士手中鎗

趕來李典搭箭望宋謙心窩裏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墮馬

棄却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進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望

見孫權驟馬趕來看看趕上更自刺斜裏撞出一軍為首大將乃程普也

來得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肥程普保孫權歸大寨敗軍

陸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紘曰主公恃壯盛之氣

輕視大敵三軍之衆莫不寒心即使斬將奪旗威鎮疆場亦偏將之任非

主公所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王霸之計且今日宋謙死于鋒鏑之下皆

主公輕敵之故今後切宜保重孫堅以輕追而被箭孫策輕輕權曰是孤

之過也從今當改之少頃太史慈入帳言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

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後槽被責懷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爲號刺殺

張遼以報宋謙之仇作奸細者不過一小卒爲內應某請引兵爲外應權

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肥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

曰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孫權輕出太史慈輕

敗權因傷感宋謙之死急要報仇遂令大史慈引兵五千去爲外應却說

戈定乃太史慈鄉人當日雜在軍中隨入合肥城尋見養馬後槽兩箇商

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必來接應你如何用事此

人有甚計策後槽曰此間離軍中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故起

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亂就裏刺殺張遼

說得武

容易了餘軍自走也

定曰此計大妙是夜張遼得勝回城賞勞三軍傳令不喜解甲宿

睡而能

愼是大將不是戰將

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不卸甲安息遼曰非也為

將之道勿以勝為喜勿以敗為憂倘吳兵度我無備乘虛攻擊何以應之

今夜防備當比每夜更加謹慎

不但為將之道為然也

說猶未了後寨火

起一片聲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換新從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

左右曰喊聲甚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

軍士耳知亂者先斬

其智能謀其靜能鎮

不移時李典擒戈定并後槽至遼詢得其

情立斬于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

可就計破之便令人于城門內放起一把火眾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

喬公仁在南郡賺周瑜是白日張遼在

太慈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

鎗縱馬先入城上一聲砲響亂箭射下

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

太史慈中箭與周瑜

中箭前後 背後李興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輩

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愈加傷感張昭

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北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

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于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

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人人有此志不能人遂此志為之三嘆言訖而亡年四十一歲

後人有詩讚曰

矢志全忠孝 東萊太史慈 姓名昭遠塞 弓馬震雄師

北海酬恩日 神亭酣戰時 臨終言壯志 千古其嗟咨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于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于府中

以上按孫權一邊却說立德在荆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肥兵敗已回

南徐與孔明商議孔明曰是夜觀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折一皇族

方敘太史慈死只疑東南有將星墜正言間忽報公子劉琦病亡立德聞

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并料理葬事玄德曰誰可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玄德曰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荊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來亮自有言對答過了半月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弔喪正是先將計策安排定只等東吳使命來未知孔明如何對答日看不文分解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大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文章之奇有不越半幅而倏而弔喪倏而作伐倏而挂孝倏而結親斯亦奇矣然而凶則是凶吉則是吉猶未足爲奇也奇莫奇于戈矛劍戟之內忽然洞房花燭又莫奇于洞房花燭之中仍是矛戈劍戟凶卽是吉吉卽是凶吉伏于凶凶又伏于吉則此一篇道爲人意計之所不及

量耳觀孫權之使魯肅弔喪而嘆今日之人情大抵如斯矣前之弔劉表非爲劉表而弔也爲劉備而弔也後之弔劉琦又非爲劉備而弔也爲荊州而弔也弔本爲死乃以爲生弔本爲人乃以爲我弔之而無益于我則雖當弔而不弔焉弔之而有益于我則雖不必弔而亦弔焉豈獨東吳爲然哉又豈獨弔喪爲然哉凡近世之紛紛往來皆當作東吳弔喪觀也

孔明之辭魯肅也劉琦未死則以劉琦謝之劉琦旣死則以取西川謝之而第二番措詞又與第一番不同前則止用緩詞耳今則先折之以正論旣明示不還之情後乃應之以權宜姑托爲暫借之說其云借也是卽其不還之意也孔明嘗借箭于敵矣嘗借風于天矣借箭亦將還箭借風亦將還風耶凡借物于人者以已之所有借之乃謂之借荊州非孫氏之有也何謂借乎及授契與人者先立契而後取物乃以契爲

信非外劉氏之所先取也何契之有乎近世有謀人之美產而必寫借契者矣亦有謝人之索逋而虛以抵契搪塞者矣魯肅孔明母及類是至于兩家互相欺誑一則假寫借契一則假立婚書借契疑真實假婚書弄假成真一對空頭真捧腹

孔明誦銅雀臺賦是以孫權之嫂周瑜之妻激東吳也今授錦囊密計是又以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助立德也其子之策其母破之其姑之策其丈人又破之妙在即用他自家人教他怪別人不得

袁術遣媒于呂布認真做媒却做不成孫權遣媒于劉備假意做媒到做成了然則呂範非媒也孫乾亦非媒也喬國老乃真媒也而喬國老之爲媒又孔明實使之是成就此一段婚姻者大媒惟孔明一人而已燒了外太公的香不怕舅爺作梗倚了老丈母的勢便堪女婿放刁和尚寺中相女婿禪堂倩作藍橋新人房裡接將軍錦帳又成赤壁迴廊

下執斧健兒須不是伐柯之斧繡幃前持兵侍女却可助行雨之兵有成就良姻的太太吳夫人不比崔夫人遇不懷好意的哥哥孫仲謀險做孫飛虎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立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相見畢肅曰主公聞令

姪棄世特具薄禮遣某前來致祭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諸葛先生立

德孔明起身稱謝收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即

還荆州今公子已去世必然見還不識幾時可以交割第二次立德曰公

且飲酒有一箇商議此是孔明所教肅強飲數盃又開言相問立德未及回答孔

明變色曰子敬好不通理道須待人開口前番用柔此番用剛自我高皇

帝斬蛇之義開基立業先指出高皇帝傳至于今不幸奸雄並起各據一

方少不得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立孫

次指出孝景皇帝今皇上之叔次指出今皇上豈不可分茅比土兄劉景升

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順是說劉表已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

素無功德于朝廷今倚勢力占據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貪心不足而欲并

吞漢上此又明高抬皇叔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倒無分汝主姓孫反要強爭

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勤勞眾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此言我

吳若非我借東南風周郎安能展此言東吳籌之功反虧我江南一破休說二

喬置于銅雀宮照應四十回中語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惡極適來我王人不即

答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不待細說何公不察之甚也腳頭纔立得定

說便話今人多有之矣但本事不及孔明耳一席話說得魯子敬口無言半响乃曰孔明之

言怕不有理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得以上說不去只孔明曰有何不便

處肅曰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是肅引孔明渡江見我主公將四十三回

後來周公瑾要與兵取荊州又是肅攔住至說待公子去世還荊州又是

肅擔承又將三十三回中事一提今却不應前言教魯肅如何回覆主入面上說不去

告我主與周公瑾必然見罪肅死不恨但恐惹惱東吳與動干戈皇叔亦

不能安坐荆州空為天下恥笑耳既苦之以情孔明曰曹操統百萬之衆

動以天子為名吾亦不以為意豈懼周郎一小兒乎前是論理若恐先生

面上不好看我勸主人立紙文書暫借荆州為本豈有城池而可以與借者乎若云為本正不知

起利幾分算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便交付還東吳此論如何極似賴債者

用活脫肅曰孔明待奪得何處還我荆州孔明曰中原急未可圖西川劉璋

闇弱我主將圖之若圖得西川那時便還以荆州為本以西川為利待得利之後單還本錢則是不起利

若肅無奈只得聽從立德親筆寫成文書一紙揮了字保人諸葛孔明也

押了字極妙孔明曰亮是皇叔這裡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押箇

字回見吳侯也好看惡極肅曰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必不相負遂押了

字如此作中不知收了文書宴罷辭回立德孔明送到船邊孔明囑曰子

敬回見吳侯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不准我文書我翻了面皮連八十一

州都奪了硬一句

今只要兩家和氣休教曹賊笑話

又一句軟

肅作別下船而回

先到柴桑郡見周瑜問曰子敬討荊州如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周

瑜頓足曰了敬中諸葛之謀也名為借地實是混賴從來文書不足據不獨荊州為然也

他說取了西川便還知他幾時取西川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這

等文書如何中用你却與他做保從來保人難做不獨魯肅為然也他若不還時必須連

累足下儻主公見罪奈何肅聞言呆了半晌曰恐玄德不負我沽寫老實人喻

曰子敬乃誠實人也劉備梟雄之輩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地

肅曰若此如之奈何喻曰子敬是我恩人想昔日指困相贈之情如何不

救你指困時周郎原不曾有借契你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聽的回別有區處魯肅

踟躕不安過了數日細作回報荊州城中揚起布旗做好事城外別建新

墳軍士各挂孝瑜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劉立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

排殯劉琦之死在荊州一邊敘來甘夫人瑜謂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

琦劉琦之死在東吳一邊聽得文法變換

備束手受縛荆州反掌可得人妙極令肅曰計將安出瑜曰劉備喪妻必將

續娶主公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

男子不及驚為後文立德我今上書主公教人去荆州為媒說劉備來入贅

讀者至此疑是成親之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囹圄在獄中却使人去

討荆州換劉備用原來却不等他交割了荆州城池我別有主意於子敬身

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周瑜寫了書呈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見孫權先

說借荆州一事皇上文書權曰你邦如此糊塗這樣文書要他何用諺云

媒人不做保一世無煩惱子敬作保肅曰周都督有書呈在此說用此計

可得荆州權看畢點頭暗喜尋思誰人送去猛然省曰非呂範不可遂召

呂範至謂曰近聞劉立德喪婦吾有一妹欲招贅立德為婿永結姻親同

心破曹以扶漢室非子衡不可為媒望即往荆州一言做媒不用魯肅却

計則呂範領命即曰收拾船隻帶數箇從人望荆州來却說立德自沒甘夫

入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閒敘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孔明笑曰此乃

周瑜之計必為荊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也學蔡夫

公都應承了想孔明此時已料着七八分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立德教請

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立德問曰子衡來必有所論劉琦之死則用日大喪而便作伐便知範曰範近聞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

媒未知尊意若何立德曰中年喪妻夫不幸也骨肉未寒安忍便議親範

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梁豈可中道而廢人倫吾主吳侯有一妹美而賢堪

奉箕帚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事家國兩便

請皇叔勿疑但我國太吳夫人甚愛幼女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就

婚先說勝如次說人贊語有次第立德曰此事吳侯知否疑是周郎之故有此問範曰不先與吳

侯如何敢造次來說立德曰吾年已半百鬢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年

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

第二十一回

事之

極似趙範對子龍之語

今皇叔名聞四海正所謂淑女配君子豈以

年齒上下相嫌乎

立德曰公宜少留來日回報是日設宴相待留于館舍

至晚與孔明商議

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總歸不適問卜易得一大吉

大利之兆

封象之辭必是老夫得其女妻

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同見吳侯

時兩邊都有保人說親

面許已定擇日便去就親立德曰周瑜定計欲害

劉備豈可以身輕

入危險之地孔明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能出諸葛

亮之料乎

其實說得響不似

零用小謀使周瑜半籌莫展吳侯之妹又

屬主公荆州萬無

一失

立德將與孫夫人成魚水之歡終賴有知魚得水之孔明也

立德懷疑未決孔

明竟教孫乾往江

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孫

權權曰吾願將小

妹招贅立德並無異心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立德言吳

侯專候主公去結

親立德懷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條計策非子

龍不可行也

此男婚女嫁全虧

遂喚趙雲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人吳當預

此三箇錦囊書中有三條妙計依次而行孔明公瑾人即將三箇錦囊

與雲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赴東吳納了聘一切完備時建安十四年冬

十月小春之吉可咏桃天立德與趙雲孫乾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離了荊州

前往南徐進發荊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立德心中快快不安不是勅郎

賢晉膽怯到南徐州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

當先開第一箇錦囊來看於是開囊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一一

分付如此如此眾軍領命而去又教立德先往見喬國老不是趙雲教玄

趙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居於南徐立德牽羊擔酒先往拜見說呂範為

媒娶夫人之事先公明外大隨行五百軍士都披紅挂綵入南郡買辦物件

傳說立德入贅東吳城中人盡知其事方知用五百人妙立不然以之孫

權知立德已到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却說喬國老既見立德便入

見吳國太賀喜已在孔國太曰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令愛已許劉立德為

婿明算中

夫人今立德已到何故相瞞周喻一個丈人國太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

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女婿

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奠品准備成親在報事

吳國太耳中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吃

了一驚少頃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抱胸大哭孫權一個母親權曰

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

付你甚麼話來前照應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

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為你母親事當冥命於我你招劉立德為婿

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的明算中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裡得這話來國太

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為瞞城百姓那一箇不知你倒瞞我喬國老曰老夫

已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國老一句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

荆州故將此為名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荆州來換若其不從先斬

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大怒罵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

督且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是罵得却將我女兒為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

我女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恁的說親須悞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前

大哭今又大怒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下人恥笑此事如

何行得妙在又夾喬國老一句兩說得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佳口的罵

周瑜是罵周瑜便喬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直箇招

他為婿免得出醜外太公作媒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

世榮傑若招得這箇女婿也不辱沒了令妹國太曰我不曾認得皇叔明

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

兒嫁他不由孫權作主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卽應承出外喚呂

範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都領

三百刀斧手伏于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拏下讀者

第一十子 卷二十七 十五

至此又為立德捏一把汗然國大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準備只看國太

定然相得中亦在孔明算中矣舉動却說喬國老辭吳國太歸使人去報立德言來日吳侯國太親自要

見好生在意活是一箇媒人立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凶少吉雲

曰引五百軍保護是精細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裏坐定

換權引一班謀士隨後都到却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立德立德內披細錦

外穿錦袍新即打扮簇新但不從人背劍繫隨上馬授甘露寺來趙雲全

裝頓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立德儀表非凡心

中有畏懼之意阿兄則畏令妹必然愛矣二人敘禮畢遂入方丈見國太國太見了立

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真吾婿也然中夫人意國老曰立德有龍鳳之姿

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于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喬國老此等言

定理怨然女婿計策出醜立德拜謝其宴于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劍而

入立于立德之側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立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

莫非當陽長阪抱阿斗者乎照應四十一回中事立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

以酒趙雲所飲者喜酒與鴿門會與醫之酒不同趙雲謂立德曰却纔其於廊下巡視見尹內

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知國太立德乃跪於國大府前未跪夫人

是借丈母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纔做女婿國太曰何出此言立

德曰廊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難爲了今日立

德既爲我婿卽我之兒女也親愛之極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

範問之範推賈華國太喚賈華責罵華默然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立德告

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矣又是他討饒一發喬國老也相

勸國大方叱退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立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

有一石塊立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荊州成王霸

之業一劍揮石爲兩段如死於此地劍剝石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

濺砍石爲兩段藍田之玉方種爲雙孫權在後面看見問曰立德公如何

恨此石立德曰備年近五旬不能為國家剿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國太
招為女婿此平生之際適也恰纔問天買卦如破曹興漢砍斷此石今果
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割劍調立德曰我亦問天買卦
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荊州興旺東吳砍石為
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大家暗祝心事俱為後文伏線至今有十字紋恨石尚存後人
觀此勝蹟作詩讚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

金環響處火光生

兩朝旺氣皆天數

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棄劍相携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立德立德辭曰備不勝酒力告
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立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
語品題遂成佳話至今甘露寺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讚曰

江山兩霽擁青螺

境界無憂樂最多

目目英疑目處

巖岸依舊抵風波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于

江面上如行平地

可作一幅江景圖

玄德嘆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也孫

權聞言自思曰劉禪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

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玄德得聞言擦衣

一躍躍上馬背飛走下山復馳騁而上二人立馬于山坡之上揚鞭大笑

權能試馬玄德不能試舟畢竟讓舅爺一步

至今此處名為駐馬坡後人有詩曰

馳驟龍駒氣概多

二人並轡望山河

東吳西蜀成王霸

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人無不稱賀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

曰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早早畢姻免生別事

是婦人話但不如何謝媒

次日玄德

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small dark spots, possibly due to age or handling.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甘肅志文

世

蘇軾詩集

卷之八

卷之四

長樂縣志

藏書印

平陽府志

商大卦

會漢人

與之辭謝

建國行錄

人南中

宋相文公

蘇木

中興書

養

八
古
國

太曰只恐難重演

不與軍士無人採買

國大人怒

日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畢貢小數

卷之四

自回國後入京

人言不盡恐人欺實

意不捐

卷之四

月水清心氣

晉國太子

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立德寬心吾為公告國太令作護持

國老謂

撮合山畢竟小媒人不如大媒人

立德拜謝自回喬國老入見國太言立德恐人謀害急

急要回國太大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即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

畢姻

竟似養女婿矣

立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

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

立德處處賴

休留在館驛中免得生事

立德暗喜

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立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立德

入房燈光之下但見鎗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立于兩旁說得立德魂

不附體

請至此又疑是甘露寺之兵矣

正是

驚看侍女橫刀立

疑是東吳設伏兵

畢竟是何緣故且看下文分解



